

魯齋集
附錄補遺
一一



魯 齋 集

附錄補遺

(二)

王 柏 撰

魯齋集卷之五

跋道統錄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于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十四聖人槩爲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哀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玉峯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嘻。偉哉書乎。所以閔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真者。不敢與於斯云。

跋麗澤遺文錄後

遜齋昔嘗羨里之藏書。母夫人欣然出簪珥。爲致書費。曰。吾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常誌此語於墓。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密札。細字粲然。於緣督書卷者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其

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深者未易到。予交季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韜晦也。爲之驚異。且自媿知人之難。性翁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張魏公憂居帖

予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謫居二十年之後。寢苦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真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檜之餘孽未殄。羣吠喧豕。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爲之憤恨。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幸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淳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塋域何在。今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冥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冊。再三囑予爲之序。予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倔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

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間而甲冑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予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他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此哉予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跋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問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貺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悞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止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襯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圖馬所在至忘食縱觀神遊於羣馬變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

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懼。始絕筆。故曰。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寶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懼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峯神峻聳耳。雖所愛異於人。是亦著物也。菊逕世事佛。敢以二事告之。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尙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偏少。嘗師之。爲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侯於邊郡。數經搶攘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精密。拊定反側。勇往直前。真當

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偶。歸而講道。粉社莫不嚮慕。固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閒雅。其文典覈有法度。於繙藉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銓次未約。猶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攷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揆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于后云。

跋唐侍御家問

侍御唐公清德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真情。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言聽。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實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僭而題于后。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染於陰濁。氤氳輻輳。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湛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

率德於周魯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衆。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敗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爲榮。則解氏淳厚之氣漓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宰先天圖

嘗讀康節之詩曰。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爲勳業。爲事權。比方聖經。爲古人之缺典。先王之詩。未易觀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巢之爲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邵絜矩詩

自詩之六義不明。而後世始傷於太巧。詩益巧而正氣益漓。不復有寬厚溫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咏諷誦。卽聲成文。脫然穎悟。吁。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

也。三百五篇之作。雖有出於閭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於琢句鍊字之工哉。景定辛酉之秋。始獲拜觀絜矩邵公之詩卷。其參朱子之考亭也。題五夫墾田詩云。足見山深俗轉淳。可容鉏處盡耕耘。膏腴萬里長淮闊。何日耕桑得似閩。新篁有句云。芽節扶疎生意足。要從此處見天然。詞平則真力見。音澹則古意完。是猶不失詩之正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此難與今之詩人言也。率爾題于後而歸之。

古易跋

詩書厄于秦火。而易幸存。猶不免殺雜於諸儒之手。分經合傳。干亂舊章。使後世不得見三聖人之全書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東萊子呂子慨然復古。定晁氏刊補離合之未安。而十二篇之易。粲然復完於垂沒之年。紫陽子朱子深所嘉嘆。於是本義規橈。一循其序。四經流布。復爲之首。顧娶爲子呂子講道之邦。反缺是書。某竊病焉。往歲因分麗澤之席。亟命工鋟梓。旣成。辱北山先生何子恭父爲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殆無餘蘊。念是書攷數之精。辨析之詳。疏其羨文。缺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絕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旣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橈。可謂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閒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卻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歐曾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曾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佗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贊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南豐仙都觀記。萊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舍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歐。是紆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尋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

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爲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爲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爲東方之星。此爲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昏旦。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旦。建星中弧。則輿鬼是爲鶉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爲星紀之次。以何爲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爲東方之星也。他時亦然。間嘗推之。古今歷法。莫難於度數之一。黃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歷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綴於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邨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修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錄易差。手畢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未嘗不潸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

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曹昌谷敍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啓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枋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峙柱激湍，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辨，故書之爲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寶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實之蓋公之字云。

跋字韻

鍾鼎、甌釜、槃彝、尊爵之款識，罕傳于後世，而籀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淳厚斷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巖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荆楚，入武當，幙雖國家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略，亦徧歷邊徼，弔春

秋戰國之遺跡。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隱微。邊防之疎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冊。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略可見。今正恨襄樊失守。人物眇然。蓋於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爲之永慨。深慮散逸。略加整固。附于先訓之後云。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睦寇大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句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真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儒宗文匠。落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止齋□□年實過之。固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齋與大愚之帖。謂哭□中先生。其言不可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止齋旣爲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竝稱。幾於無忌憚。由是橘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厲風俗之偷也。古

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爲尤重。蓋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竝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已也。先生之稱。交口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爲非。亦不以爲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水心之帖。致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謹仲益。憲甫。溫仲日。強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繾綣。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跋陳鄭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塵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卽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襲之以紙。栖栖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掃世俗輕浮纏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磋之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敘先世師友之舊。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劬劬不倦。後遂得壻于攜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存齋。諱師孟。字齊卿。專叩通釋之疑甚詳。旣而鄭公終于郡齋。久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

俱無有也。朋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予遂追述其懿行狀而求銘于北山何子恭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集云。

跋劉楊二先生帖

搗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搗堂爲予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旣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搗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搗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不放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鞭辟予者。甚至且循循善誘。不激不隨。尤拳拳以看語錄爲囑。意極忱篤。每觀衆帖。如日侍杖屨於滄浪之上。歲月適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爲一軸。以識吾過。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謚。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蓋甚不淺。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洛輟響。斯道荆榛。朱先發孤咏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爲至當之歸。二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後乃得識平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皆有源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修工夫可知也。首屈千乘。訪予於陋巷。旣而以厚禮聘予於麗澤。後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予請其一講而去。公巽謝。且恃天時。

人事之相符。後招予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趣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疇公。嘗師晏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峯諱魯之門。其宰臨海也。惠政藹然。卽以同門見稱。意甚勤篤。既有位于朝。出守于台。朝廷委以救荒之政。盡瘁而終。上以其廉貧。賑恤之典甚厚。暇日聯二公之帖。以慰高山之仰。烏乎。參井之墟。淪於腥羶。蜀士之落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賓趙曲溪。嘗遣至書堂。其姪源爲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予厚。遺子就學齋。職張達善髻。亦蜀人。

跋趙星潛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時日之足究。予嘗爲之言曰。此無他。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產如舊識。卽有縞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鄭有子產。子產知吳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既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蘧也。坐間少異。亦先知溫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予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倡之而莫予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愠也。然有尙友古人之

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爲。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予至上蔡書院之講席，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真，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爲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真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涕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爲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爲死生之間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賁，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卽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實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強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逕，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并及之，以爲有志者法。

跋東邨釋山碑

東邨趙公出示釋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釋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后。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機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機宏遠。而實難於會通。衆說淆雜。面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冰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尙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

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脉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于朱子章分句析，研機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爲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唯袁公問政章，交構爲最深。加以王肅貿貿然獨掇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誤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尙未磨也。其性參之位置，尙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癥，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闕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筮辭乎？券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大雪之中，勝於豐珉信後之刻多矣。雙巖亦然之。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後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薦之表。警戒。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傷今思古。爲之長太息。書于崖碑之後。

跋東邨山谷詩軸

右涪翁元豐乙丑在館時答外甥孫莘老之詩。氣和而真。力壯。音澹而古。意完。此所以爲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草聖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艱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悔。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邨先生抑亦尙慕其爲人。豈徒寶此軸哉。幸蚤輟清俸。登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剝。而迹遂堙微。豈不爲博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尙書端明文台座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

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首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爲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修。氣識宏達。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栢受是書於成公。門人獨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之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于麗澤書院。以退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懼遺墨之遂銷。爲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真四尖詞

竹真以扛鼎之筆力。游戲題咏。張皇幽渺。華彩四尖。使人畏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怪。不能牢局深拒。漏泄一段風雅。於二三君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闕。而反嚴號令。戒堅壁。或者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水固無分於東西。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忠武。雖有興王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人心離。故狂戎以數千騎。如騁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爲東南之深虞。江山如

昔而形勢頓異。不知當路者曾以是爲慮與。因觀圖有感題其後。

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哀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模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旣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闡究微渺。一歸於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之心矣。南岳唱酬。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之最精者。眞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己亥之後。於是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眞絕句。去易簪纓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爲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爲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肆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浹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學修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疎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

力於詩者，莫能闢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爲何等語矣。某又於遠遊，寫真二詩，獨得其爲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哀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履，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月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始以其可考者類爲此篇。先之以師友之淵深，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簣淵冰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爲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復齋書目跋

醫家書目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醫道之甚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衰旺生尅之由。辨虛實盈虧之理。著在方冊。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證。樞機乎治法。圖衍其藥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存。書之功信大矣。然媒利逐末者。曾不窺見其藩牆。每患其少而不患其多。何也。今復齋驟交扁華。頓悟真機。契聖規神。裒功擴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艾瑩蘭室之精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粧護藻潔。題篆端妍。不忍輕染丹鉛。光生騰笈。明儕似爭求識面。目駭神揚。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脂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倦於濟人。又可知也。苟或馳騫乎未得之書。荒唐乎已見之旨。滿其廣博。而怠於鑽研。如是則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箴之云。

跋里積約

右通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密。議論有本。予嘗三復。喟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廢。下無相保相調之心。上無綱維聯屬之勢。任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矣。隋唐義廩。今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効者多。而皆

不能得全其始終者。蓋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於壞。譁然詆訾。無敢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於僅僅自足之書生。蓋其學有淵源。清修約己。開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有感焉。彼以嫠之甲戶。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甚狹。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於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烏識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必有變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懼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聞者有所興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於後世。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書生無用於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右禮書敍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爲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略。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亡。

此尤爲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爲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爲可疑耳。爲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裒。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潏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于后。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潢潦。朝盈而莫涸。實行如黃流。行遠而勢壯。況孝者冠冕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滔邁。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乘。使人感嘆不已。乾淳之間。習尙忠厚。公論坦明。士修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聯辭聞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

且割膏腴爲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官。嗚呼。往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爲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知數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于鄉者。而旌其邑哉。他時會有以證予之言云。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曰筮日。曰筮賓。曰宿賓。曰爲期。曰陳器服。曰卽位。曰迎賓。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禮冠者。曰見母。曰字。曰賓出。曰見兄弟姑姊。曰奠摯。曰禮賓。曰醢。曰殺。而又有冠義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況三百之經。三千之義乎。朱子家禮。已爲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爲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張老善四子之言。而繼之以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至矣切矣。予亦曰。志在子。吾子勉之。

魯齋集卷之六

靜觀堂記

予之宗人、廬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敝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庚子。歲以歉告。禱雨盡其瘁。嗇其用。廣其儲。疎剔獄訟。動卹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僧。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恤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餓莩之責。郡復可爲乎。於是再乞祠。三自劾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靜動之見定。可以無媿。淳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之管下。蓋頑民蟠据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寇略。爲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嘯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調。爲捕招竝行之計。糾合諸寨。請兵諸司。款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器械。峙糗糧。應變轆轤。疾如風雨。卒能平盪八千之

凶孽無延蔓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侯謂彼衆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遠離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聲勢。倡隅總。設招誘。解脇黨。郡賴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侯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己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奏。尤爲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心。蓋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鈴挾驕卒。刼制郡將。一日號呶。侯叱之。氣讐而退。鈴乃密申諸司。謂卒爲亂。卒知之不平。碎其車蓋。罵辱之。侯聞于朝。逐去。卒憤平而懼生。慮憲司之追捕。始謀作亂。閩郡惴惴。一日。刻期縱火。伺者密告。侯止以夜直之卒。出其不意。悉擒之。天風雷雨。以助其威。侯入教場。施行如法。民不知也。歸理簿書獄訟。如平時。人咸服其從容。兵鈴竟媒孽以罪罷。邦之人士冤之。方建靖亂大碑。以紀其實。作爲歌謠。以頌焉。寓公歐陽守道爲之序。至今人德之。凡此三郡之設施。皆以靜制動之効。觀其動而用者。不失其當。知其靜觀乎萬物之理。豈不精哉。侯以靜而觀。予獨觀夫靜而有感焉。周子通書。以蒙艮二卦終之。何也。山下出泉。靜而清。所以養其未發之善。艮其背者。靜而止。所以全其已發之善。一敬湛矣。萬想不搖。山光凝而夜月白。野水空而庭草翠。悠然自

得表裏俱融。此不特靜觀也。而深造乎主靜之地。果能如是。又何事業之不可爲。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勉之哉。史君名侑。實予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爲甚詳。其設官爲甚密。以其貿遷有無。爲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價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賒無所不備。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衛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爲賤。故從而征之。蓋紀正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涼法敝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窒。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輦之交馳。江艫海舶之輻輳。征之未以爲虐。取之未以爲苛。猶將饒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晨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寶橫陳之時。或朶頤染指於巨貝旅庭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願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汙也。惟婺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瑣而利微。官寒吏瘠。朝夕盼盼於刀錐之贏。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爲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煨燼之餘。徙于今地。去州西二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周公綱卽新之。嘉定初。又

災。集撰王公棐在郡幙。奉命重創。嘗爲精廨矣。寶慶丁亥。漫塘劉公宰。爲趙君琚作題名記。及征官箴。人多稱誦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又及之。咸淳丙寅。侍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荆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愷堂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陋。辱蒞斯職。既至。顧瞻徬徨。不忍周視。愀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默計事力。蹙蹙靡騁。何所鳩材。何所僱傭。首以後物之費別貯。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樟。以定其本。繩檢浮遽。對越實心。以俟其機。果有天幸。修翁大資王公之伯子。櫬以大理簿來爲員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修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願寬其期會。以日額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湢。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歛牆縮地。虛其四旁以防延燎。斧斤斷續。兩年于茲。會其貲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悅。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幾三十年。屋不足以庇風雨。田不足以贍妻孥。夙夜懼不克紹此清規。貿貿逐祿。貧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弛其責。冒興大役。僥倖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廢興歲月。不可以無考。且冀後之來者。增而大之。以蓋吾陋。予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顧吾用心如何耳。鄭君耳濡目染。永槩之操。不以貧累其心。見義必爲。所以如是之勇。獲乎上。得乎友。天實相之。蓋異時爲仕者。不自重。官與吏爲市。吏與民爲仇。天降其災。屢剝其廬。聖人觀剝之象曰。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爲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警前日焚毀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原先王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用之需。誠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甯軍節推廳建造記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爲萬世長久之基。乾德間始詔官廨增葺。剏造。對書新舊官歷。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定爲印紙之目。廨宇間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問配民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鞭辟其苟。且至詳密也。誠如是則官舍常新矣。自印紙之式改。後人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圯日甚。咸淳辛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民裕。堂宇樓觀。次第修整。雄壯藻麗。鎮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幙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予於陋巷。曰。敝廨幸已落成。願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稿。辭而請不置。考諸郡乘。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八步。他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監郡之尊。前後臨之。城隍妥靈於其旁。涖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爲傳舍。苟焉支柱而已。前推官臧君某。懼其廳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遑他顧。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粲然。兩序之棖桷翼如也。非有嚴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爲。非有醴賞誘於後。有爲而爲。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爲吾之職所當爲爾。區畫之暇。藏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聲清越。足以澡淪其精神。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不倦。蓋

有以澄治其原也。賢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猗歟盛哉。意甚渥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而微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有爲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況後世氣昏質懦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姑緩。曰少待者。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至。非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爲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爲宰相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科。授監丞常丞。通判淄州。直集賢院。然後徙爲開封府推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味此二字。卽張子警惰之意。某雖不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徹上徹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歷。請觀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矣。君黃巖人。遠庵之從孫也。

渙化帖記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卽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天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爲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鑒不明。眞僞莫察。玉石雜揉。遂爲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

彙羣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嘆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眞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紛紛各自夸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摸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爲李莊簡舊藏。此爲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爲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爲聞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爲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鬻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眞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爲四冊。永爲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解后而得中原賊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躐中耶。

默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修楔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七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眞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

率更爲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讎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歐本耳。自熙甯後。薛師正父子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剗損一二筆爲識。行于世者。往往別刊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敍。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甯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剗五字尙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沙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斂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冲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賊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銘曰。

默成典刑。百年雲散。伯遠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諸賢題贊。獨步東南。永式清鑒。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遊于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崛起於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啓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如臥牛南望積道山如覆釜堂前皆赤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翳便與塵世隔絕入寶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風瑟瑟兮歛素秋黃雲逝兮委空疇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奚求彼美人兮縶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露氛兮遠卻策枝筇兮娛憂穿松關兮深以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亙千古以難悟遺像寂莫兮想二子之精修噲清岑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嗽華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駕雙鶴兮同游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羨門兮訪丹邱橫八風兮上下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侔嗟子房之末智兮捨圯上之老黃石有約兮猶封留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爲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嚙日月兮跨蒼蚪飛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蔣道士鑿崖架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凝遠眞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棹欒櫨相因重閨旋閣雲蔓霞斂幽闔深窈便戶潛通器具精潔牕几濟然道士曰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遊二十年矣一嘆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堦下一石玲瓏秀膩下銳上展齋後累石爲山峰巒參差

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樓三區在臥房之右。一曰邀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牕前修竹萬竿。邃密環繞。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奕棋。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嘆咏。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晚逕山林。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句。摩挲子細看。再茶于過清。入小桃源。臨飛流。瀑漈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來謁二仙祠。酌祠後井水。清泚甘冽。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輸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牕前列修竹。檻外卽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紙牕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瑤光玉繩。鑿落陸離於幽渺。苴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顯氣之清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夜向闌。月光穿縷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班。黎明。假山輿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陟雲巢。禮老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大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地無之。鳥喚縈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披蒙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爲兩支。蜿蜒翔舞。三川縈絡。合鎮于赤松之原。所謂臥羊山。卽二仙祠。照山之陽也。靡迤而上。所謂煉丹山。卽寶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倚者。曰屏風山。觀前所拱者。曰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略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密密蟲蟲。氣象雄偉。名

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止。是爲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疊巘峨阜。鬱莽綿邈。沿岸成蹊。寂寞長邁。俯瞰潛嶽。一逕迢迢。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籬落扶疎。薨棟鱗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園雞犬。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峭碧。憂霄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曉曖中。杖屨穿礧礧而上。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巔巖鉤鎖。豈無意而然耶。雜坐盤磯上。有蒸雲一穗。漉淳於隆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卻來絕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尙在山尖蒼鬱間。由是踰岡下垤。至于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鐫之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內。衍平阜以如席。分園廬之向背。膏壤布護。廣袤數里。而鹿之不阱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眞之險。賓以馬面之雄。碁盤蟬聯。白望虎踞。長蛇屈曲而下。遊羣蛙亂躍。而驚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踞而右。雙龍繞其胸。尖峰掇其肘。名曰第一眞。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瀟瀟。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甚。妙

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溼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堂。虹梁雲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漱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摩壘。玄蔭眈眈。束縕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鑿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輪困。或如象鼻。腳晶屑。獰如獅甲。如龜寶蓋。懸空霞帶。拖繡有浴室。有架衣。溝塍刻鏤。原隰眇眇。此仙田也。捥拳撞擊。琴琴錚錚者。此鐘鼓也。最奇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雪山。瑤琳玫瑰。璀璨玢幽。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沸騰森漫。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展齒印絳。探冰壺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登朝真。自鹿田西麓而上。一逕如綫。草莽斜封。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淵豁訝。瑟瑟有聲。蓋莫知其幾深也。有天牕。有月巖。素光淡薄。破暗鏤冥。外有小穴。俯首盲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漏泉點滴。四時冷冷。不溢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趺坐其上。萬象森陳。千古不老。挹天宇之轆轤。攬煙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繡沒。真奇偉絕特之觀也。窮幽極渺。杳然莫測。靈以奇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

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飛瀑漱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修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塋。樓墮五鳳。孤塚巍然。枯棘翦翦。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磬之存焉。嘆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泚。小橋低飛。人養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潔。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折構華巧。謙長髯而慧。裝背古帖。默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嘆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雙澗之源。其一始於廢事寺之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闡露。回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外方塘。龜魚藻荇。游泳縈紆。古木灌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尙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唐唱之什。知寺邀茶。爲禮頗敬。叩龜巢。歷覺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望尖峰。四圍寬軟。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規模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纈林。香桂染袖。金粟垂穎。翠莢採豆。芙蓉靚冶。籬菊敷茂。紫蘭兮抗莖。濯葢於深幽。香稻兮春玉。簸珠於踐蹂。懸顆苞於棗栗。棗青黃於橘柚。日暄而不煖。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爲酒困。不爲事牽。煙霞甄冶。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槩。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嘯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凜凜。草拂之而色槁。木嬰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廩庾。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輕葭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象。復于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修竹間。雜卉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歆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面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邁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子盍爲我記焉。予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庸妄者。假爲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恥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爲名醫之詔。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變理陰陽。審調虛實。使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倉扁不傳之妙。融融輝渺。剖機剔鏽。采擷冥隱。排迨老蒼。萬尋而一綬。逸鷲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名方精論。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織補微奧。反冲欽約。守之於內。變通達化。應之於外。奇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仆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

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絕。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其誕。膠撲凝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口。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迪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麗澤之餘教。藹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況於醫乎。

魯齋記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行。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畫。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能融會。至於聞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曾子。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頓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固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其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論所記。啓手足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尊德性之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大抵氣質之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

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幼嘗慕諸葛武侯之爲人。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躍曰。此非所以爲進德之助也。揆以聖門持敬之道。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力。誠有所未至也。況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雖所得片言隻字。於寤寐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陋荒疎。魯亦甚矣。由是不能釣聲名。干祿利。是當安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於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暴自棄。而亦安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魯齋。竊取古人盤盂有名。几杖有戒之義。於名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短而已。僕誠不敏。深有感於曾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言。書以識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警其或懈云。

魯齋集卷之七

上王右司書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瞻拜于秋闈。徹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顧。衡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載矣。貌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傳執事。亦時有齒及某兄弟之意。又知孤露之蹤。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毗上宰。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贊。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浸淫乎小人之歸矣。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冊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入十已千之功。以至於必明必剛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將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欠缺也。今乃斲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之書。雖非有求而來。然亦有爲而發。痛念先君仕塗

坎壈百未一伸。尙有蚤識英器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鷗鷺。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之得人。幸先君知人知効。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闊之久。五百里水陸之遙。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盛德。非所以答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氏之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爲宰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塗。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頽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袞袞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徯之。曰。必橫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

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大勢。必以爲世道尙可扶持。化原尙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脉日微。如之何其可爲也。天下所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日強。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帥闔者。將校之綱。朝廷者。又豈非帥闔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都司。其任豈不爲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略可見。雖都司潛毗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爲當。此時此政爲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植之久。敷歷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不振。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他司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蘖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爲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爲僭。于

湖張公文章風采爲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爲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他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卽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平之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爲當先。何事爲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蓋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薰蕕同器。決無久弊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爲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冊間。殊未有毫髮進也。幸於仞牆有先世師門之舊。雖聞養病卻客。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旣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肖如某。亦未蒙擢棄。而在齒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仰答隆知。用敢僭陳。尙丐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修。未有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浚衍淵源。成就人才。爲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堙蕪。後生小子。俚俚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雖有氣質之美。

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植培養。以續不絕如線之氣脉。捨麗澤書院何賴焉。尊契丈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模。尊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實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之餘。謂尊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旦夕宦轍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后已也。今幸天啓深衷。凡聲氣所同。曲意諏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泳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切謂朔望片時。徒會亟散。切偲之論不泱。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篤念先猷。紹復師友之盛。才足有稱。安意及此弭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模。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爲衆所敬者爲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真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潔齋宇。增置床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爨止宿。不以虛文利祿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郡聞風而至。四方視儼而起。咸知麗澤遺規。久而復振。作成磨礪。日衍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植斯文之壽脉。以爲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契丈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倣而行之於崇

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歛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歛。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爲小異。魏公之法。雖疎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二公同門友也。盃酒從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祖荆舒聚歛之餘謀。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名也。當時亦莫能決其是非。要皆常得如二公之賢。則法俱無弊。奈二公之不常有也。東萊先生常謂文公曰。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南軒先生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荆舒。實爲朱先生發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于溝壑。化爲盜賊哉。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遂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荆舒託濟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儲其利以復爲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惠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惻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憂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

者。吁。朱先生晚年之意。卽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考覈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嫠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恭觀淳熙八年。朱先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歛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竝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壅塞實意。吏旣慕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歛亦以米。今也不然。歛以錢。科以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旣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敷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旣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爲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糶。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爲廣憲之法矣。然而積之旣久。則化爲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寶。百姓日用之天。棄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爲惠。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鑰。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量。旣有酒食微需之供。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凜凜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

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霸之人。卽時移易私用。空其封鑑。及至檢覈。不過旋賂官吏。當連年旱傷。米價頓踊。慮其賑給見底。反巧爲說辭。以蔽當路。甯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糴而償之。價不逮時。例行敷抑。或增會價。或添斛面。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夸之費。猶云可也。有產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白敷米。如和買羅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卽昔日敷科備水旱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敷。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糴之時。吏持其柄。以爲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竊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又須有無我之盛德。旣足以來天下之善言。而后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亦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避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穀賤則傷農。穀貴則傷民。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服勤之勞。於逋負擬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憚經營之艱苦。糴於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費。是穀貴穀賤。俱爲民病也。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

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前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爲心。而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敷抑人戶糴債。非特今日之重國。是爲異日白敷之漸也。爲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爲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關錢撥助。以俟後日盈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震恐。

賑濟利害書

恭聞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目前。真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藩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案。可謂得爲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慮已納善。孳孳不倦。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糴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爲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略。繼之以愚說二條。恐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敢祈采覽。竊惟兩浙槩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不知之者。嫠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稱。人無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

爲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雖胥吏持虧盈之數。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奈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匿鄉都之舊額。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爲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況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爲重。婆卽次之。婆之七邑。金華爲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雖間有蠲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袁詔之長版曹也。增羅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枲之價頓踊。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質鬻隨至。中產之家。往往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烏有餘粟以待窮價。是以勸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政。爲富而積粟者設。爲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既隆。數十年之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尙復何待。嗜利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蓋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戶。昔之爲富家巨室者。尙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閹糴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勢自相煎迫。益不容於不糴。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勸分之令。隨時直之低昂。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終未有欣然應上之令者。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審虛實。持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四馳。反如白科。上下相疑。糴者束手而糴者無措。是未足以濟民。適先有以害民矣。書生私憂過計。不慮富家巨室之閉糴也。方慮其喜於得價。傾困倒廩而盡泄之矣。天命靡常。豐凶難必。萬一不幸。嗣歲復以旱告。雖有良

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爲今之策奈何。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室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如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尙有是可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竊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歷。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他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倣社倉廣惠之遺法。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爲沽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爲中戶之困。旣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壞。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顧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倚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凍餒。此晏子之所深嘆也。況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侯國殊無發粟之意。竊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發官庾。如常平義倉。社倉。廣惠倉之類。盡盡數散之。官庾竭然後及于私家。名正言順。義感仁暢。旣足以廣君上愛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愛民之政。百姓德官府。而巨室心

服亦庶乎王政之遺風。蓋設施先後之序。實意之所孚。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體。先官庾而後私儲者此也。昔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河內。故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糴價何爲而驟高也。以歲旱而無糴也。是糴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高於旱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旱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彼歉者既歉矣。而又盡索其家。其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豐者既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歉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不一。此爲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豈有坐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減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之豐凶。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濟。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勢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托。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今蠲租之數。既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略可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早之邑。中旱之邑。不早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補最早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直。求糴於上熟之邑。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早之邑也。其中熟。中旱之邑。又有最早。中旱。不早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乎無偏重偏輕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早者當賑。

濟而上熟者亦賑濟。上熟者當勸分。而最早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答何子恭

書來諭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淺。驟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爲狂爲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點檢。教他立腳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脫於荆棘坑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曾講得一事。行得一步。豈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他日志向漸定。移步漸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點。他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縛太緊。鉗錘太酷。彼將疑爲君子如此之難。幡然退安於舊穴。卻是吾輩爲淵轍魚。顏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學絕少。只得且容他樂親。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通透不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瑳。必琢而後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爲如何。

答嚴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匱。甚以爲憂。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爲慰。此無他。蓋他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力耳。若人人皆可爲。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減驕從儀飭。去供帳浮費。大艘運米。尾尾

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教條一頒自然樂從也甚盛甚美區區之見以爲賢史君不常值也朝廷之米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嚴不產米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爲之豐歉年來米禁既密賑助不至軍儲日窘民食日難嚴固有疾視婺人之意今欲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于朝乞蘭谿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可爲矣蘭谿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密不能俱絕也嚴合六縣而不足當蘭谿一邑之輸而尙可以爲州乎議者不過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通嘗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二州雖屬兩路均吳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攣之足徇以今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內豈應貧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谿水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既與嚴接境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敷陳不厭再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爲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窮松椿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人君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欲興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之俗吏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以罄其繆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拭目以俟

答倪孟德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邁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爲後生者勉。固亦甚切。所以自爲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卽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尙可著力也。未知高見以爲如何。

復吳太清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況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友。乃屢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顧某何以辱此。惟有愧感。旣而聞嘗登當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得以平實古雅爲主。此爲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行重。若論後先。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及觀所惠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顏之所樂。及周程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密。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歛衽三復。爲之躍然。某往年嘗與趙星渚議論。間問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目。作話頭。接引後進。某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一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渚曰。然。某無

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爲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旣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眞見孔顏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答葉都倉書

迷遠偉度。轉目三載。東閣邃嚴。而枯冷姓名。無路可達。雖聞恭膺醴渥。卽拜異除。亦不能致一牋之慶。非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高明亮之。某衰老待盡於窮檐。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寶帖。諄諭勤劬。備感謙虛。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見囑。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心。長顧卻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稱贊。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獠信噬。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妻斐之誣。鎮定其搖机之勢。使其家紀綱粗立。九原無有遺恨。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爲其思善後之計。今詳來諭。上委之於從諛者之過。下脫之以不足責之言。往往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惠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旣。尙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猶有餘望也。恩恩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通趙星渚

卽日白露橫江。黃雲棲畝。恭惟暫輶經濟。妙養中和。顧諟天明。相在爾室。某輕去誨範。七年于茲。自赤城無借留之路。而某亦夢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給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幸得草巢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瞻望道德之聲光。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名。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堙蕪。不自意。懷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鶚書。不勝驚懼。恐呂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橐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爲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卜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聞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鎔水石於世氛之外。醺酢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也。且聞廚車豹尾中。稀如晨星。竊恐綠綈方底之詔。已飛下岵嶧。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忽然也。某幽屏衡茅。過從絕少。舊學剝落幾盡。尙有一點直實。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侍坐隅。蒙舉陳克齋所記暮春章改本。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爲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今集註細細較之。深以爲疑。又以文集參考。則知其反爲未定之本。大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未及錄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口於無極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於周子命詞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不揆淺陋。妄揣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

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圓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說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圓象也。後人殺亂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言簡而盡。然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爲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朱子之說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謂家語爲孔叢子僞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悞。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止其政息。竊意夫子之答。只此數語。自人道敏政而下。止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某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孟子得於子思者。其爲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書疑處甚多。無筆吏抄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鶻突道理。歸全於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瀆賜之容留。不勝幸甚。未卜待拜。更乞爲斯道自重。爲明時自愛。精調鼎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忱禱。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卽日冬令權輿。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塗。表儀世道。誠無間斷。神相後先。尊侯動止。萬福。某近者僭上口。

口之教。以贖門籍之荒涼。旋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上徹電覽。乃聞尊體偶違和裕。未敢繼馳尺牋。敬詞藥石之慶。方引領東望。日切泰山北斗之仰。專使遠臨。俯授寶帖。聯題累牘。蓬華生光。驚喜下拜。盥手剝臍。仰見郁郁情文。勤渠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斁。某崦嵫甚迫。衰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岝嶸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曠闕。幾於自棄。重荷不鄙。矜其荒淺。賜之規正。又蒙振其廢惰。復以三目。俾入思慮。將有以徹策而陶鎔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峯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忘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卽是元致格傳。某聞之躍然。若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曾聞之否。此說以爲如何。某又蒙玉峯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甚詳。愚意以爲尙欠綱領也。未知曾達尊聽否。某竊嘆世衰道微。同志絕少。仰惟星渚先生海內範欂。敷歷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晚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窮巷。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飭牋。恭修大貺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柱石斯道。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拳拳無任不備。

一浴沂一章。區區所疑。已蒙印可。足見大公無我。與人爲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無形而有理。則圖中圓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牴牾也。某妄謂當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著泊。未必起象山之疑議耳。

一先賢以家語爲先秦古書。此句稍寬。竟不知爲何人所錄。疑其爲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竊飯之類。誠爲可鄙。決不出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子思之書。於義有所未安。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一訓。至孟子方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未必夫子之言也。尊見以爲然否。更乞不倦之教。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爲道之體。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固嘗置於近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伏乞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子曰。誠神。幾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是有吉無凶。又曰。誠無爲。幾善惡。此言衆人之幾。既有善惡。安得無吉凶。若衆人之幾。能動以正。亦無凶之可言。夫動以正者。天理之本然也。動不以正。此人欲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爲不易之禮。固爲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爲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而繼室下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之娶九女。若元妃薨。凡繼室皆其妾媵也。雖有子。不到竝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元妃固等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竝配。今之庶母。卻合古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祔于妾祖姑別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以爲如何。敢乞開曉。

答車玉峯

陋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櫺。闔焉人跡。忽有持書立於黃葉堆裏。乃吾畏友軫綏枯朽。訪問安否。德甚渥也。敬審云云。英嗣神童。秀慧日裕。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頒教道統錄三巨編。盥手莊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昨見蔡九峯嘗編一本。日至書。次第亦如此。而不如本之詳。敬巖姪亦曾其一書。名與此同。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頗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於逐門內。更與次第之爲尤佳。蓋此莫難於顏子子思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揀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報。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爲幸。願蚤入梓。開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諭大學致知章不

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也。某亦嘗見人說。聽訟章爲致格傳。不敢以爲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爲一章。卻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首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爲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笑。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爲省力。前三綱自爲經傳。後八目自爲經傳。未知高見以爲如何。河圖分合說。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爲天數。二四爲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卻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渙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爲盡善。固陋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略。敢望開曉。某奄奄晚景。瞻侍無期。惟有一心尊嚮。不問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臨紙耿耿。

復天台陳司戶天瑞字景祥

某頃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寵以長書。示以巨帙。禮甚度。德甚謙。已足以藥世俗自滿之病。顧衰耄殘息。何足稱此。至於獎譽過情。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旣而捧巨帙而敬觀。以蘇氏古史爲

題占地步以甚闊。以朱子餘論爲主。立門戶以甚正。竦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爲之頓明。嘗謂漢當暴秦煨燼之餘。曲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稗野。開天下之盲聵。後世得之如至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至本朝歐陽公始譏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立一準的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所以略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勝。及訂其繆。可以發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斷之。蘇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如歐公之從容溫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敍三皇。反加詳焉。豈臨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於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創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而不污其紀。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斥老子荀卿於異端。其立義凜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闊。復加以正。其門戶正而又正。復濟之以闊。豈非欲推本於經。折衷以理邪。若以是爲識本原。而可達於聖賢。則不可。必識本原。可達於聖賢。而後能推本於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別是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編考訂有證。綱目粲然。亦自可以名家矣。若曰。著書垂後。有必於名家。恐爲計太

左而自待太涼。竊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某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氣既衰。學問枯落。記魄不強。挂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誤。論下之差不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爲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爲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爲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他語。豈不陋哉。然猶取內政之制。此爲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內政獨不書也。旣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旣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敍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爲殷之三仁。去之而去之。是去紂而隱遁也。豈曰去商而歸周乎。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應微子遽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紂旣追微子。又何爲而縛銜璧。衰絰輿櫬于軍門。於是時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觀之。面縛輿櫬。正武庚祈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絕其商祀。使復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俟間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絕。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固知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詩。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亦

不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敍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爲輕信也。書聖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書告陳恆弑其君之語。謂齊人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爲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公。其爲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者。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敍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爲性。爲孟子之失。□□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僞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繫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爲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於兵。可亡而不可亡者。亦有其故。齊、秦、晉、楚之爭。伯而鄭居于中。遂爲戰場。惟其地爲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強。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於亡。及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之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

時固未易多得。蘇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卻聖人一誦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誦之餘風。恐古人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爲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宜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顧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爲哉。烏在其爲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爲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爲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渙正。比蘇氏尤爲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爲最渙。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尙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錄。未爲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腳處。昔司馬溫公嘗編稽古錄。極爲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爲信古錄。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錄是錄其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錄洙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諡。不足爲聖人輕重。盍去之。目錄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悞家脫落。尙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辜下問之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

一書考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爲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以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真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爲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思友朋之誨教，如饑如渴，故不敢以類漬爲憚，況辱溫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薤琳琅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藥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旣，但某一時之言庸雜，有悞尊聽，既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嘿，切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殺爾。尊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爲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措詞不明，皇恐若古家語之不存，王肅引孔衍之言曰：王肅反諸書，雜錄以補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詞，是王肅用中庸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修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修改者，歷歷可考。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苟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

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某得罪於名教。諄諄誨諭。懇惻眞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諭尙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敢不更陳之。尙賴傾倒忠告。尊諭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爲不可。是經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各自成書。而輔嗣杜預。與之破碎。其罪大矣。此書雖集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衆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諭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略無所損也。學者隨其逐條。章指曲折。優柔展飫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卻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爲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承毅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爲如何。區區之愚。以尙書一典。敘事。二謨。敘言。故欲以事先於言者。首以溫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旣未明。今當去之。尊諭謂雖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冶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斑斑殘零。亂如此。竊

恐後學因此強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傳會穿鑿。爲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卻是著爲此書。非記錄也。孟子篇終。卻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爲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傳會。苟如其言。則克已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慊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爲急。則爲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爲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解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曰。時君咸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略已創例於前矣。尊見以爲如何。尊諒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爲經。餘則爲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撫。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爲傳乎。堯曰至公說。當爲傳乎。當爲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卮爲壽於通齋之下。仰止耆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頌禱之至。不宜。

